

歷史與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盧嘉琪

熱點時評

文：陳科科

以畫寄意

——清代吉祥畫的求嗣意味

中國吉祥繪畫在清代得到很大發揮，當時全國各地均設印刷坊，例如天津杨柳青、山東濰坊、蘇州桃花塢、河南朱仙鎮等，均以吉祥為題，大量生產猶如「海報」的吉祥畫。除觀賞之餘，亦有實際用途。

吉祥畫用於民間，所畫主題與民生百態息息相關。不論是繪畫者還是購買者，均對此寄以美好生活的祈求和祝福。中國傳統社會以家為本位，家族需要世世代代地延續下去。所以中國人重視生育，將傳宗接代視為人生大事。子孫繁盛是普遍古代中國人的理想，也是他們對家族所承擔的責任。以求嗣為目的吉祥畫，大多繪有小孩。清人在居室，特別是長輩臥室、女性閨房或兒童睡房門上，均掛貼「小兒畫」以求子。在男女新房的門外亦有掛喜畫的習俗。這些畫作必須兩幅成對，俗稱「房門畫」。有的繪畫小孩遊玩；有的以長幼有序、兒孫滿堂的家族情景為題材，表達吉祥喜慶的意味。

吉祥畫的表達手法呈多樣化，其中一種形式是諧音借代，即利用同音字，或配合有隱喻的物件，或透過被畫對象的形態動作，構成一種富有喻意的意象。康熙時一幅名為《嬉叫哥哥》的畫作，描繪母親觀看院中兒童玩螞蟻的情景。「螞蟻」是一種像蝗蟲的昆蟲，《清嘉錄》記云：「秋深，籠養螞蟻，俗呼為叫哥哥，聽鳴聲為玩」。「叫哥哥」是螞蟻的俗稱，清人就用諧音借代的方法，取「哥哥」的音義，表達盼望生男的願望。另外，清人衣服和日常器具常有娃娃手執竹筴、蓮花，旁邊伴有桂花、石榴的構圖，當我們將幾種物件湊合起來，就成為「蓮筴桂子」，是「連生貴子」的諧音。

除了諧音借代之外，最常見是以動植物隱喻求嗣的思想。中國人當取石榴、蓮蓬、金魚等多子之物為題材，寓意多子。清末畫家吳友如曾繪草和石榴，畫稱《宜男多子圖》。宜男即草，多子指石榴。石榴榴房比其他水果多籽，因此成為民間寓意多子多孫的吉祥物。清代畫作常見石榴和草的蹤影，寓意「有子有孫」。又例如瓜類是蔓藤植物，蔓藤如帶，「帶」與「代」諧音。《詩經·綿》言：「瓜瓞綿綿，民之初生」，就是取其子孫萬代、生生不息之意。

中國畫注重神韻意境，重形似而不求逼真，即所謂「傳神」。畫家根據畫中意境，以詩詠畫，利用優雅的文字和中國詩詞的藝術意境，將畫家的心境和內容宛轉地表達出來。即使是簡單的構圖，讀者也能通過畫上的題畫詩體會畫中意境。例如李鱓(1686-1762)的《瓜瓞連登》，從表面看是一幅瓜果的描繪，然而華岳(1682-1756)為此畫題詩寫道：「唯佳有子，唯爾有孫。松萱同壽，瓜瓞連登」。瓜瓞、桂花、蘭花、松、萱草均是比喻多子長壽之物，因此這是一幅有喻意的圖畫。



吉祥畫大多繪有小孩。 網上圖片

題畫詩既然能將畫中意境表達出來，即使一些已失傳的畫作，雖然未能窺探其貌，但也能通過題畫詩的描述而將畫的意境重新構想出來，如唐英(1682-1756)兩首題畫詩云：「萬花開春日，萬實成在秋。春花開早落，秋實晚多收。葉嬌老來色，明珠聚霜榴。多壽多男子，繪此代添籌。」(《題自畫老來多子圖壽券人》)。另一首又云：「前圖已是無孫符，斯圖百歲券如彼。……春花秋實安石榴，繁縷多子從茲始。」(《長至日聞龍眠方詠亭生子，再為其尊人亮書寫孫

圖，並題長歌奉寄》)《老來多子圖》、《撫孫圖》雖未可見，但兩首詩均以石榴為主題，並將春天開花、秋天結果的自然現象，比喻友人老來得子、晚年添孫的喜慶，並祝願友人能多子多孫。

追求子嗣是中國人的普遍心理，他們將生育期望投射於日常生活各種物件之中，希望透過經常的接觸，潛移默化而最終達成心願。以畫為例，在各類吉祥畫中均有求嗣的用途。清人王先謙(1842-1918)記述母親一事：「以孫男女相繼殤，恒怏怏不樂。一日謂戚楊君外間有圖畫小兒者，可將來。楊購得近人所繪《昭君抱子圖》以進，太夫人指謂子孝曰：『我欲抱取此兒共食』，不孝聞之心痛甚。」先謙母親鮑氏先後有男孫二人，皆幼年夭折；女孫七人，只存二人。面對兒孫相繼夭折，自然鬱鬱不歡。因此，親友以「小兒圖」進之，藉以慰解憂愁之餘，而所謂「有圖畫小兒者，可將來」亦反映出老年人深信以畫求嗣之事。

有趣的是，當我們細閱這些圖畫，不難發現畫家多繪男孩，而甚少繪畫女孩。就算畫有女孩，也是混在男孩之中，使人無法辨別其性別。這種情況或與中國傳統重男輕女觀念有關。「求嗣」一詞中的「嗣」字，指「子孫」。中國是一個父權社會，家族傳承主要是男性成員血緣的延續，因此「嗣」實際上是指男性。求嗣者追求的是男性，所以通過繪畫男孩，或混淆性別的孩童，使父母對下一代性別的期望滲入畫作之中。他們相信在居室掛上繪有男孩的裝飾品，日積月累便會受其感化而得償所願。

圖畫是畫家對物件或事件印象的表達，所以最能反映作者的心態和情感。研究年畫的專家王樹村指出，清末清初戰事連綿不絕，人口大減，田地荒蕪，所以清初年畫中大量出現了《連生貴子》、《麒麟送子》等題材的畫作，反映人民冀盼天下太平安定，生兒育女以增加勞動力的願望。畫作是研究清人社會生活面貌和行為心理的史料之一，以此作為研究求嗣思想之史料，能生動地描繪了社會實況，亦反映及民眾對於子嗣追求的慾望。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家有囍事

最近看《低俗喜劇》，真的低俗。粗口橫飛不止，晦暗的性交場面以至人獸交都拿了出來，還被大為全劇的重點笑位，重複又重複，笑得出，但無餘韻。

彭浩翔肆意把陰毛當笑位，又將爆炸糖加口交玩了好幾次，女體也是橫陳，就連廣府話從從(音：鹹西)也可以大做文章——借「竹昇妹」薛凱琪不諳廣府話發音，而扭曲成一段怪誕橋段。而整套戲的中心就是要重拍一套七十年代艷情片《官人我要》，把資金源頭暴龍哥寫成廣西黑頭目，操半鹹淡粗口橫飛，還要以食怪野味、動物性器官為樂，一句「荷蘭豆配豬×(女性生殖器)，鹹酸菜配牛歡喜(雌牛的生殖器)，定律來嘛！」又可以博得全場笑聲雷動。好吧我直認我也有笑，但為甚麼在這個千禧年我們還會為性器官笑到人仰馬翻呢，為電影帶來破千萬票房呢？

大概是來自香港市民的壓抑。不單因為角色為觀眾打破禁忌(近年香港電影的潔癖禁忌)，令到電影的世界觀更貼近生活(彭導前作《志明與春嬌》也不避粗口，續作中的內地人反而一句粗話都無，我們平日在街頭聽到粗口就算不會厭惡也不會傻笑，但何解角色說就別是好笑？也許生活感以外，他們也代表了坦率、無修飾的態度，要說便說，要罵便罵，這是我們在日常社會不易為的，例如戲中借找葉山豪再拍艷情片(他曾拍《3D肉蒲團》)來諷刺《肉》片竟然有男主角自宮及肉彈人體爆炸的場面，借戲打戲。而這段有意思的原因，就是杜汶澤曾經將一段網上《肉》片惡評錄音，再被網民瘋傳，惹來電影公司老闆不滿甚至要求道歉，杜被迫禁言及道歉。

今日《低俗喜劇》大收，我卻懷念廿年前的高志森導演的《家有囍事》來。戲中人馬黃百鳴吳君如張國榮毛舜筠周星馳張曼玉真的一時之選，而且當中的笑位是歷久常新，尤其是周星馳的，廿年來不停被重複使用，笑聲仍不絕。戲中人人緊守崗位，唯獨張國榮最突破，飾演有點女性化的常騷，非常有說服力，也一脫他當年還在靚仔小生花花公子的框架。在他離世多年後，在一眾靚仔白淨、風度翩翩的角色群中，常騷還是留有位置。

他的死，不知何故，令我想起「You Either Die a Hero, or You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Yourself Become the Villain」。過去廿年我們到底失去了甚麼？由高志森周星馳《家有囍事》到彭浩翔杜汶澤《低俗喜劇》。今日看來，變的，似乎不止是觀眾口味。

文藝天地

浮城誌

狹路

文：蘇滄桑

摸乳巷是一個伏筆。走進廣西北海靠海的老街，一定會走進這條名字不雅的小巷，如同走上白色沙灘，一定會走進藍色海浪，是一種性質相似的誘惑。

太窄了，只有七十厘米，稍稍胖一點，或稍稍多穿一點，都會被兩邊的石牆卡住，只好側過身子，於是，胸就被牆「摸」了，「非禮」了。還有一種說法，巷子太窄，兩個人狹路相逢，側身面對面行走，很容易擦胸而過，又因舊時這條巷子是煙花女子的活動場所，故戲稱「摸乳巷」。

從巷口往裡看，彷彿是一個古老歲月的通道口，幽綠，神秘。地上的石塊被歲月打磨得平整光滑，兩棟高樓的石牆佈滿青苔，裹挾著一個深邃的空間，小巷盡頭，是另一條小巷，有陽光在撲閃，躲藏。

之所以如此窄，是因為海邊風大，樓與樓挨得特別近，防風。

它是狹小的，但它也是遼闊的。千百年來，不同方向的海風在小巷呼嘯穿越，海闊悠遠的鐘聲、教堂唱詩班的歌聲、初生嬰兒的啼哭聲在小巷千轉百回。不同語言的西方人東方人外地人本地人，在這兒相遇，穿行，休養，生息。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相信這窄小的巷子裡，發生過爭鬥，也發生過愛情。而發生得最多的，是狹路相逢剎那間內心的窘迫、糾結。

讓還是不讓？這是個問題。

有一段六尺巷的佳話出自清代康熙年間的安徽，張宰相與葉侍郎毗鄰而居，葉家重建府第，將兩家公共的弄牆拆去並侵佔三尺，張家立即寫信求助張宰相，他回詩一首：「千里家書

只為牆，再讓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張家人立即退後三尺築牆，不料葉家深表愧疚和敬意，也立即退後三尺，於是三尺巷變成了六尺巷。

那麼，在北海的這條小巷裡，更多的人會有怎樣的舉動？

面對面貼身而過？

背背背側身相讓？

用氣勢逼迫對方退回原地？

大打出手，一決高下？兩敗俱傷？

生命是一段路，亦是一條小巷，人與人無處不狹路相逢。求生，求學，求職，求偶……而老天像一個入不敷出的母親，顧得了這個顧不了那個，有的孩子被餓兩次奶，有的卻被餓死。「狹路相逢勇者勝」只能適用於仇人或敵人，芸芸眾生，並非仇人，只是同在世間求存，誰都不易，所以，必須有人讓。

智者說：「徑路窄處，留一步與人行；滋味濃時，減三分讓人嘗。此是涉世一極安樂法。」

也許，這就是答案。

幾個小時前，我在銀灘上與頭頂上一朵巨大的烏雲狹路相逢，心裡懊惱它讓我們錯失藍天白雲，可是過了一會兒，它居然越變越白，開成了一朵巨大的潔白花朵，像是一個善意的笑臉，讓人們驚喜萬分。

我把腳踩進海水，與沙狹路相逢，做好了迎接刺痛的準備，它卻出人意料地無比細軟，如嬰兒的肌膚。

沙灘上遊客無數，有人無意中擋住了別人的鏡頭，連忙說聲「對不起」，後退。拍照的人卻揮揮手請他先走。

一位老人正橫穿馬路，一輛豪華車耐心地等著她。並且，後面被耽擱的



北海摸乳巷。 網上圖片

那些車並沒有輛輛喇叭。

一座極其簡陋的老房子前，我與一位老人相遇。幽暗的門洞裡，一束陽光從一小塊天窗玻璃照下來，照在他半裸的、消瘦的胸前，如同定格在時光深處。見我看他，他側過身，友好地問：「有甚麼事啊？」我相信，假如我說想借用一下廁所，他一定會讓我進去。

冰鎮綠豆沙攤旁，兩個女人在搶着付錢，像要打架。

……

一座靠海的古城，一條靠海的老街，一條窄窄的小巷，處處寫着一種叫「謙讓」的美德。

這時，有人告訴我們，其實「摸乳巷」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完全相反的名字，叫「君子巷」，說的是，一男一女在巷子裡面對面行走，男子面向牆壁讓女子先過，體現君子之禮，所以就稱為「君子巷」了。

原來，摸乳巷只是一個伏筆，正文在此！瞬間，我彷彿聽見，窄窄的小巷，有一個淡淡的餘音迴盪，那是輕輕的一聲「你好，請過。」

這個世界就是一條小巷，國與國，王與王，將與將，兵與兵，百姓與百姓，處處狹路相逢。

這個世界是一條「摸乳巷」還是一條「君子巷」，只在你一念之差。

文：雨北

致志

詩意偶拾

你說
你看過一場像海的大風
那些游在風裡的魚
長滿羽毛
卻沒有翅膀

你開到
一陣熟悉的桂花香
想起多年前
一片花瓣
飄進鏡子裡面
消失不見

那時你問我
為甚麼那麼喜歡看星星
因為每顆星星
都有一個名字
而你的名字
就叫做星星

定向的河流 (十四)

文：緩緒

短載

22

小飯館裡就像豐先生三個多月前剛來時一樣，稀稀落落坐着幾個正一邊吃，一邊在聊天的當地人。不同的是牆上多了一幅約有一平方米左右大小的橫式風景畫。

「這幅畫畫得真是美得讓人吃驚哩。」

只聽那位坐在桌子邊，此時正在和身邊人聊天的中年男子說。

「可不是嗎，誰能想到畫中畫的就是我們村子後邊的那片小樹林呢。」

說話的兩人同時望向了牆上掛着的那幅畫。

「這真是一種享受哩。這些日子，一想到這裡掛着這樣的一幅畫，我便總是想着要抽出點時間到這裡來坐上一會兒。」

第一個說話的人像是在為心裡的某一首樂曲打拍子似地開始用指尖輕輕地敲擊着桌面，露出了一副很享受的樣子。

「哦，是嗎？說來聽聽，不知這裡面究竟又有些甚麼樣的原因呢？」

他身邊那位年紀似乎比他略大一些的中年人聽了後隨便地問了一句。

「究竟是出於甚麼原因嘛，老實說我也並不清楚。不過，望着它時，總會使我想起我那病逝的老伴兒。想起當年剛認識她時，我們常靠在那幾棵小樹上談情說愛的日子。那時的樹還很小，而我們也都還很年輕。」

說話的人照樣用手指輕輕地敲擊着桌面。

「這幅畫讓我聯想的事就沒那麼甜膩了。因為從那幾棵樹的邊上繞過去後就有一片由我爺爺留下的地基。父親辛苦了一輩子都沒能在那塊地上建起一間屋子，現在輪到了我。可是說真的，作為子孫，如今仍能照樣保留住那塊地，沒把它給賣掉就算是很不容易了。眼看着我也老了，想來真是慚愧，看來也只能把興建祖業的事繼續往後推，交給我的兒孫們來實現了。」

「他可真是個可愛的老人啊。」

坐在他身邊的人仍望着牆上的那幅畫，像是並沒在聽這些話。

「你是指誰？」

「那位住在傑姆家的畫家啊。」

「那位藝術家？」

「當然。那天我去傑姆家看他時，他正背着油畫箱從村子後面回來。我剛表示很喜歡他新畫的這幅風景，他便把它送給了我。而我呢，總覺得這應該是屬於我們全村的，於是便把它送到這裡來了。」

中年人帶着一臉的笑容說。

「這幾天怎麼沒見他？」

「你是說我們的那位畫家？聽說他又開着車去附近的村莊選景去了。」

「多勤奮的老人啊，比我父親還大兩歲呢。每天總是早出晚歸，從來也沒見他空閒過。」

23

夏季過去了，天已逐漸轉涼。那些經過山區，吹進這座小山村里來的風，也已隨着季節的改換而變了性質。

樹上，那些缺失了水分的樹葉及路邊乾枯了的茅草遇風時，便會發出「沙沙沙」或是「嘩嘩嘩」的聲響，使這座小村子過早地顯出了一副蕭瑟的景象。

傑姆家屋子前那棵蘋果樹的葉子已轉黃的轉黃，落地的落地，幾陣風後，整棵樹就像是被剝光了似地，已露出不少光禿禿的枝條。

秋季的一天清晨，太陽剛出來不久，天氣霧濛濛的。

豐先生背着那隻油畫箱，手裡拿着一幅尚未畫完的畫。在他走出家門，就快走到院子前面的那道木柵時，傑姆太太手裡拿着他平時常穿的一件毛衣從屋裡一路緊追著跑了出來，一邊向他問道：

「先生，您去的還是那個山谷嗎？」

「還是那個山谷。」老先生轉身答道。

「多帶一件毛衣吧，太陽一下山就趕快回來。天氣轉涼了，這裡不同大城市，太陽一不見就該下露水了。」

把毛衣交給豐先生後，房東太太一邊主動替他前面的柵門拉開，一邊在一旁叮囑着說。她目送着這位房客，直到看着老人走出柵門後轉過前面的屋角，完全不見了背影。

24

通往山間谷地的小路並不難走，雖有些坡度。

雖然夏季已過，小道兩邊卻照樣有不少隨處開放的山花。那些類似雛菊的野花就像是秋季專門為裝點這條上山的小路似地，在寂寞的環境裡依然開得很是爛漫，很是惹眼。

豐先生背着畫具一路上行，因為是沉浸在晨間清新的空氣裡，心情很是舒暢，像是已完全融入了眼前正對着的這片自然景色。

被豐先生看中的那片谷地離住處不是太遠。所謂谷地，是一片周圍長着一些小樹叢，被一些散亂的不是太高的樹叢圍在中間的天然的草地。那片看上去總是綠茸茸，如同是地氈似的草地，到了這個季節也已隨着轉黃，並因為經過了幾次嚴霜，幾場冷雨後而顯得很是滋潤，透出的是一種與附近那些正在轉色的樹木非常相襯的另一種十分高雅、十分沉穩的黃色。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